

# 哲学史方法论

## 研究

陈修斋 肖萓父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哲学史方法论

## 研究

陈修斋 肖莲父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武汉

哲 学 史 方 法 论 研 究

陈修斋 肖莲父 主编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湖北省武昌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20,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500册

统一书号：2279·1 定价：1.80元

## 弁 言

重视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是我国哲学史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结束十年动乱之后，为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普列汉诺夫曾说过，只有受过严肃的哲学教育，达到相当的理论思维的民族，才会严肃地对待方法论问题。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把方法的探索摆在突出的地位上。就以近代为例吧。培根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叫做《新工具》。笛卡儿有自己的《方法谈》。斯宾诺莎提出了要使方法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思想。拉普拉斯认为，研究学者作出天才发现时所使用的方法，对科学说来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发现本身。黑格尔称方法是一切哲学体系的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凝固化的几条结论，而是开拓性的研究，结论如果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所以他们特别推崇科学方法论在发现真理和改正错误中的巨大意义。

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必须尽可能具体、准确、全面地掌握有关的史料，这是起码的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当然谈不上哲学史研究。但是，怎样考订、整理、分析、概括这些浩如烟海的史料，怎样鉴别它们是否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使似是而非的东西不致阑入；怎样透过哲学史的现象形态，把握其中作为认识前进运动的诸环节的本质内容；怎样考察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探索历史上各种哲学范畴或哲学体系兴衰、演变、斗争、转化的规律；怎样再现（用通史或断代史等形式）哲学螺旋发展的客观过程，等等，所有这些都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正确的方法论思想，取决于他们的哲学史观，或者

说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的哲学理论所达到的水平。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所以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天才的划时代的著作，被认为开始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史的基础，主要并非由于黑格尔比所有其他的哲学史编纂者都更加博学，或者说掌握了比他们更多的原始资料；而是因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中体现了辩证法，包容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诸如真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思想，哲学发展是一串圆圈的思想，等等，基本符合哲学矛盾运动的客观实际，因而受到经典作家的重视和肯定，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而成为哲学史研究中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所以列宁强调：“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必需辩证地研究人类思维、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则，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体系，它必然要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史本身的研究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处于飞跃发展的阶段，取得日新月异的进展。而科学的发展，必然导致各学科日益频繁的互相渗透。难道考古学的发展，例如中外许多古代文献的新发现和整理，对古代哲学家思想的研究没有影响么？又如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诸如相对论、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生物学等新成就，特别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制定的一些新原则、新概念，不仅大大丰富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对传统哲学中一些概念的理解。

从哲学的角度看，方法论本身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在相对独立地发展着。不仅整个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严密和完整，各门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方法论也相继地产生、成熟或系统化。在这个基础上，一般方法论或元方法论的体系也在逐步酝酿中。这一切，无疑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的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过去我们对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述得太不够了。事实上，马克思主

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无不以科学地解决了研究和论述的方法为前提。什么是方法？简单地说，方法不过是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仅应重视它所已经阐明的那些客观规律，尤应重视这些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借以指导我们发展和具体化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这种“主观运用”的原则尽管必须以规律为根据，毕竟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体系的发展，哲学史的研究也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正确地吸取和综合当代新的方法论思潮。

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理论发展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其影响则更是直接而具体。人体的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体系有了完整、准确和深刻的理解，才有可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来科学地分析哲学史上许多复杂问题，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历史上各种哲学派别、各个哲学家的理论是非，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揭示出哲学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可以说，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工作者，必须首先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也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研究的实践中，必须自觉地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黑格尔曾经说：“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这话极富有启发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以要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理由。长期以来的教学中，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组织研究生学习以来，我们把“哲学史方法论”当作最重要的必修课。我们本着教学相长的精神，在讲授和辅导这门课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认识。这本论文集的许多篇，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得到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互相联系着的有机系统，其中每一部分又由一系列的原理或原则所构成。我们在这里只是局限于教学和研究的现有基础，选择了目前大家比较感兴

趣、同时又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重要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哲学史的定义问题。从五十年代以来，环绕着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表述，有过许多争论。其中有许多意见我们认为正确的。当然也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觉得，似乎可以把哲学史简略地定义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即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认识。人们这种对世界总体的认识由于围绕哲学基本问题而产生分歧，必然充满着矛盾，其中最基本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既在认识论上集中表现出来，又必然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密切交织一起而在发展观上表现出来。日丹诺夫的表述，尽管反映了哲学矛盾发展的某些本质内容，却不够全面，因为围绕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无比生动、丰富，具有更多方面的内容。

第二，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这个问题同哲学史的定义密切相关。原来根据《列宁全集》第四版，第38卷《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等等，似乎可以认为哲学史应该是包括各门科学史、语言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在内的整个认识史。但是照我们看来，哲学认识以其理论思维形式同宗教、艺术相区别，以其普遍规律的内容而与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相区别；即使是古代的哲学思想，似乎与社会政治思想、美学思想、伦理思想等浑沦难分，而哲学认识仍有它自己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哲学史有其研究的特定对象，其思想资料应该经过细心的筛选，应该以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中心来确定它的研究的重点范围。最近，一位同志查阅了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第29卷（即《哲学笔记》卷），发现上述一般引作列宁的哲学史定义的那一段笔记，第五版的编排有重大的改动。如果新版的排法更接近列宁的手迹，则列宁在这里至少没有给

哲学史下任何定义，也没有为把哲学史看成无所不包的全部认识史提供任何依据。（参阅本书周克寒《关于哲学史的“列宁定义”问题》一文）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第三，如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来研究哲学史的问题。有同志概括出了是“对子结构”还是“螺旋结构”的两难分歧，促使人们思考列宁关于哲学斗争的党性原则和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中西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本论文集集中将近有一半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例如：在西方哲学史方面，杨祖陶同志的专论，根据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长期研究，详细阐述了列宁关于“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这个近代哲学发展的圆圈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汤一介同志的文章《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提出了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一个构想，企图通过对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分析来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圆圈”。还有陈俊民、李德永等同志的文章，也都涉及同类问题。这些文章，以其持论有据，言之成理，思路新颖，及其已经和势必引起的争论，给人以多方面启发。

第四，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改造问题。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许多深刻见解。对黑格尔基于唯心辩证法所建立的哲学史观，进行一番透彻的批判和唯物辩证法的改造，从那些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至今仍然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也是使哲学史研究进一步科学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黄见德、蔡起元同志的文章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怎样看待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其他文章也从不同侧面涉及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评价和剖析。这方面需要作的工作还是大量的。

第五个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贡

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中间，除了列宁，恐怕就算普列汉诺夫研究哲学史方法论的成就最大了。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史著作。这是一个缺陷。有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为什么政治上同普列汉诺夫曾经作过如此剧烈斗争的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去世以后，仍然对他的哲学著作一再给以如此崇高的评价？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只是一些初步研究的成果。但愿这些文章会有助于提高读者进一步研究普列汉诺夫原著的兴趣。

以上是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集的一些侧重面，事实上不少文章还涉及其他许多理论学术问题。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远不是在这些问题上都是观点一致的。但是我们都愿意虚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教学、研究工作。我们把今天在某些问题上的思想分歧，看成是将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一致意见的必经途径。我们坚信，百家争鸣方针，其理论基础是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因而它具有“野火烧不尽”的生命力。

这本论文集也收录了外校同行们的作品。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

入选的一些论文，虽经作者再三加工，毕竟只是反映认识前进中的一个阶梯。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本书篇幅有限，必有许多缺失。我们衷心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论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王荫庭同志负责具体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杨祖陶、黄见德、徐瑞康、许苏民、邓晓芒、肖汉明等同志也给予了许多帮助；更得到武汉大学出版社同志的热情支持，谨此一并鸣谢！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 目 录

弁言..... ( 1 )

略论哲学史的对象和发展规律

——《欧洲哲学史稿》前言.....陈修斋、杨祖陶 ( 1 )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萧蓬父 ( 9 )

试论西欧大陆唯理论派哲学家的实体学说的演变

.....陈修斋 ( 25 )

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杨祖陶 ( 51 )

黑格尔论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一个中心问题

.....黄见德、蔡起元 ( 117 )

试论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逻辑发展.....雷红霞 ( 143 )

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汤一介 ( 163 )

关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问题的讨论.....岳 华 ( 187 )

宋明“太极”辩.....李德永 ( 197 )

论中国哲学史的逻辑体系问题.....陈俊民 ( 223 )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范畴演变问题.....冯达文 ( 245 )

论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对于研究哲学史的意义

——再论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钱广华 ( 265 )

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哲学的历史发展.....徐瑞康 ( 283 )

关于哲学史的“列宁定义”问题.....周克寒 ( 301 )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史的研究.....钟兴锦 ( 305 )

研究范畴演变对揭示哲学史规律的重要意义……燕国桢 ( 317 )

论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及其在哲学史上的运用……邓晓芒 ( 327 )

普列汉诺夫方法论基本原则概述……朱清云 ( 343 )

普列汉诺夫论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问题……王荫庭 ( 379 )

谈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历史方法

与逻辑方法的统一问题……肖汉明 ( 407 )

试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许苏民 ( 425 )

# 略论哲学史的对象和发展规律

## ——《欧洲哲学史稿》前言

陈修斋    杨祖陶

要说什么是哲学史，先得说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以理论形式表现的世界观。它是以世界的总体作为对象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全部领域最一般规律的认识。它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之处在于它不是以世界的某一局部作为认识的对象而是以世界的总体为对象；它所探求的不是仅涉及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是涉及全部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也不同于宗教、艺术等等，这就在于它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所表现的世界观而不是以情感、欲望、意志等来表现的对世界的反映或人们的心理状态。当然，总体是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的，一般规律也只能是各个特殊领域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但总体毕竟不同于局部，甚至也不能等同于各局部的机械相加；一般规律也与特殊规律有质的不同而不是各种特殊规律的机械总和。同时，理论思维也与情感、欲望、意志等等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但又各有所司而绝不能混为一谈。这就说明哲学既与各门具体科学，也与宗教、艺术等其他意识形态都有密切联系，又与它们都不相同，而有自己特有的对象和表现形式。可以说，哲学就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的、人们对世界总体或自然、社会及思维领域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哲学史也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的发展史。

要对世界总体进行认识，首先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世界

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一般说来，认为物质的自然界是本原或第一性的，即唯物主义的回答，是符合世界的真相或本来面貌的，是正确的，与之相反的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就这个观点来看，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并且是唯物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战胜、克服唯心主义而向前发展的历史。只是应该指出：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不是唯一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对立的双方也并非只有互相排斥的斗争而没有同一性；唯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只起消极作用，不应全盘否定。如果把一部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哲学史看作就是肯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其对立面唯心主义观点不断重复的斗争的历史，则不单是把哲学史简单化、庸俗化，而且也是歪曲了哲学史的本来面貌的。其实，历史上的哲学观点或学说，以那种赤裸裸地肯定精神第一性或物质第一性的形式出现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基本问题，往往是以潜藏在其他问题的内部，或作为其他问题的先决问题，或与其他问题密切相联系或互相交织在一起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在思想斗争的舞台上的。除了作为哲学最高问题的世界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自然界这一问题之外，如世界及其中的万物是运动变化的还是本质上不变不动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还是由于外力的推动？简言之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也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它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既有联系又显然有别。还有如世界本原是一个还是两个乃至许多个，即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或多元论；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或思维能否反映存在，即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正确认识是起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来自人心固有的“天赋观念”，感觉经验比理性知识更可靠还是相反，即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一般与个别何者更实在，即唯名论还是唯

实论；乃至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实体的存在或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也都是涉及世界总体或最一般规律的哲学问题，也都与哲学最高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决不能简单地都归结为就只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因此，撇开通过这些许多复杂问题表现出来的丰富内容，把哲学史看成孤零零的主张物质是世界本原的观点和主张精神是世界本原的观点的斗争史，甚至把它看成这两种观点就象两条铁轨或两列行道树那样平行发展的历史，显然都是不对的。当然，世界本原问题之成为哲学最高问题，也不是偶然的或什么人任意选定的。它之所以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任何其他问题的解决，都在一定意义下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或受它的制约，对这个问题作出某种回答是一切从事哲学问题探讨的人所无法回避的，尽管这回答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含的。这既是事理的必然，也为全部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历史上的哲学斗争虽然内容极其错综复杂，但环绕着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斗争，则象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其中而构成全部哲学史的主轴。否认这一点或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淹没在其他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之中，乃至仅仅作为许许多多哲学问题之一而与其他问题并列，也都是不对的。环绕着哲学最高问题所进行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表现哲学的本质特征的主要矛盾，也是全部哲学史最基本的内容。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是表现哲学基本特征和全部哲学史基本内容的一对矛盾，也就具有一切矛盾所共有的种种规定性，它们之间既是互相斗争的，又是具有同一性的。它们既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推翻，也互相渗透、互相继承、互相转化。只片面强调两者的斗争和互相排斥的性质，否认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否认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批判地吸收或继承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并加以改造而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或否认某种唯物主义观点由于本身的片面性可以转化为唯心主义等等，则既不合唯物辩证

法的基本原理，也不合哲学史的实际情况。反之，以同一性为借口而否认两者的本质对立，抹煞两者的原则界限，当然也是错误的。唯心主义既是构成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矛盾的一方，也就必然是哲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诚然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还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大树上的一朵花。因此把唯心主义完全当作消极因素予以一概否定是不对的，哲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不仅有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社会、政治上的进步作用，而且有些唯心主义观点也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上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唯心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对世界的错误认识，也不是可以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看作不分轩輊，等量齐观，只是说应该如实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唯心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片面的一概否定、一笔抹煞的态度。

照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既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斗争是经济、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反映，也是为经济、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各种哲学观点，是不同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用来与敌对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在古希腊奴隶制社会，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路线反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即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反对正统派的唯实论的斗争表现了市民等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高级僧侣、贵族的斗争；近代初期的机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先导，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无视哲学史上的这些基本

事实，就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哲学史体系。但是，哲学之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还是通过其自身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这种本性来起作用的；换句话说，是要靠自己理论的真理性的来说服人的，尽管这种真理性往往只是片面的，乃至只是貌似真理而实质上是谬误的。如各种唯心主义，实质上都是谬误，但也只有使之具有貌似的真理性，采用说理的方式，才能使人接受而起其作为哲学所能起的作用。当然，依靠政治上的暴力或命令强迫推行一种哲学学说或禁止乃至迫害某种哲学或哲学家的事也是常有的，如天主教会就以教皇通谕的方式宣布托马斯主义是唯一真实的哲学而强迫其信徒接受，也用宗教裁判所来宣判各种不合天主教义的哲学学说为异端，乃至以火刑来消灭如布鲁诺那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当一种学说只是赤裸裸地依靠政权或教权（两者有时是合一的）的暴力来强制推行时，我们可以说，它尽管还具有哲学的形式，其实已失去哲学的本来性质，而是作为宗教教义乃至国家法律来起作用，不再是作为哲学在起作用了。宗教教义是只要求你信仰而不管你是否理解，国家法律是只要求你行动上服从而不管你思想上是否信服的。如果一种依靠政权或教权来强制推行的哲学，也还要作为哲学来起作用的话，那么它至少也还要某种貌似真理性的来说服人才行。要作为哲学起作用，总只能依靠说理的手段诉诸人们的理智，而不能依靠什么别的。宗教裁判所可以消灭布鲁诺的肉体，但实际上也从来无法消灭他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即使是一种错误的理论，也只能靠说理的方法用另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把它驳倒，而无法用强迫或暴力的方法来把它消灭的。至于正确的理论或真理，则尽管也可以局部或暂时地受到压制，总决不能被消灭，而迟早会被多数人们所接受而得到发扬光大。这就说明，哲学斗争，尽管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或本身就是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毕竟还是依靠说理，依靠自己的理论是否对世界作了某种程度的正确认识，依靠自己的理论是否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或这种颗粒的多少来决定胜负，来决定一种哲学在历史上占

据什么样的地位。不能认为一个阶级或其代表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可以凭空任意编造出一套哲学来为自己服务，而不管这套哲学是否有某些道理能够说服人。这样任意编造出来的哲学，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更不可能流传下来而在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当然，这也不是说，一种哲学能否在社会上起作用或历史上占有地位，完全取决于其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的大小。如果是这样，唯心主义在剥削阶级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这种历史现象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哲学既具有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当然其能否流行或流行的程度就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必然会运用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一切力量来扶持有利于本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使之在社会上流行，这是很自然的。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总是统治阶级的哲学。因此在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唯心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而唯物主义则受压抑，是不奇怪的。但即使如此，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宣扬唯心主义，也还是因为唯心主义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是看到了事物的真相的某一片面，只是把这一片面夸大了，绝对化了，才陷入了错误的泥坑，而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是把它巩固起来，并非凭空把它制造出来。已往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压制唯物主义，也往往还是利用了历史上旧唯物主义有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理论上有所可乘之隙。此外，一种哲学学说的历史地位，也并不完全决定于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毋宁说更主要的是看它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否作出或有多大贡献。主要靠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才得以在社会上起一定作用的哲学，虽然其实际曾起过的社会历史作用也不应被忽视，但如果其所包含的真理性的微不足道或几等于零，则我们也并不因其曾在历史上长期流行而肯定其在哲学史上应占重要地位，有重大价值。反之，能较正确反映世界，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能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学说，则即使当时因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不能广泛流行，也并不因